

抗清英雄沈廷扬



文/郭焰



沈廷扬(1594—1647)，字季明，小字伯五，号五梅，明季南直隶苏州府崇明县南沙(今新河镇)人。他家境富裕却一生俭朴、乐善好施；破家海运、救亡图存、忠贞不渝、视死如归；身为高官却平易近人，与部卒同甘共苦，出生入死身先士卒；从不向艰难、困苦、邪恶和凶顽低头；披荆斩棘、戎马倥偬中屡建奇功。沈廷扬的杀敌报国、匡复故土、矢志不渝的牺牲精神永昭日月。

沈廷扬身材魁伟，秃顶而孔武有力，能够直立一天不动。祖上从事南北海运，积下厚实家业，至其父沈庸，更是“雄资沃壤，人人羡慕封”。

沈廷扬为人慷慨侠义，重视经世之学，17岁补县学生，后入国子监读书。崇祯二年(1629)六月，崇明风潮大作，七八月复作，溺死民众甚多。沈廷扬时为国子监生，捐助四千余金，在堡城(今堡镇)关帝庙设厂施粥，赈济灾民。

崇祯十年(1637)，首辅温体仁弄权，欲置钱谦益于死地，以钱的同乡陈履谦诬告钱谦益，抚宁侯朱国弼上章弹劾温体仁欺君误国，祸延抚宁侯。抚宁侯门客吴人周应璧竭力维护抚宁侯，受尽酷刑而亡。沈廷扬敬佩同情周应璧舍身赴死的义举，在京师独立经理周之丧事，返葬苏州。

明末，各种弊端积重难返，臃肿不堪的文官集团，政府各部门办事推诿延宕。崇祯朝伴随着内忧外患，加上天灾连年，整个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中。崇祯八年(1635)，农民军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，明皇室祖坟被刨，皇觉寺被焚。这年，沈廷扬已届不惑，处此离乱之世，山河破碎之际，慨然有四方之志，以太学生人赏授武英殿中书舍人。

漕运积弊，费多而效寡。经农民军破坏，加之累年河道的溃决，京师所仰赖几至断绝。崇祯十二年(1639)二月始，满洲皇太极在关外进攻松山、锦州，辽阳危困，饷道多梗。崇祯帝有恢复海运。当年十月初十日(11月4日)，沈廷扬上《海运奏疏》，备述历史上的海运情形，以及造船、募工、兑粮、装粮等事。

沈廷扬出生前后，值有万历朝鲜之役(1592.4—1593.7、1597.2—1598.12)，明廷调崇明沙船、水兵增援朝鲜，沈廷扬家的船到达过釜山。万历四十七年间(1619~1620)，明朝与后金作战，调崇明沙船增援辽东，沈廷扬家的船到达过三岔河。故沈家熟知海道。沈廷扬生长海滨，自小耳濡目染，后常往来

贸易于青岛、烟台、旅大、秦皇岛、天津一线，海道航路了然于胸。崇祯帝下旨请户部详酌，蹉跎数月，没有结果。沈廷扬于次年又上《再陈海运疏》，并呈《海程图册》，详述海运八利。眼见朝廷办事拖拉，各部扯皮推诿，沈廷扬又于闰正月十二日(1640年3月4日)上《请倡先小试海运疏》，阐明自己熟悉海道，决计“自行其法，与耆民造船运粮”。崇祯帝批示试行海运，自淮河口放洋至天津。沈廷扬先以两船“试其险易曲折”，卖田得另外十二只船。五月十二日(6月30日)，沈廷扬奏报准备情况，且日催总漕，得到的答复是，江南船和粮都没有，只有江北山阳县十八日(7月6日)发粮剥兑至庙湾的海船。沈廷扬二十二日(7月10日)在淮安城下交卸时，只兑给红米五百石，远少于先定的二万石之数，可见漕臣对沈廷扬和试行海运的轻视。十二艘船只装得五六分满，先到淮河口，拟等庙湾海船到，一齐出发，不想候至六月初一日(7月19日)也不见来，遂出淮祭海。初二日开洋至莺游山，又等了三天，还是没有等来。就在初六日趁风径行，灵山、薛家岛、准子口、劳山多暗礁，行泊都难，转成山，经始皇桥最险处。十三日遇飓风，待天放晴望见昌黎山时，已经过北。再折向西行，十五日(8月2日)抵达天津大沽。

试运成功，崇祯帝特授沈廷扬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，命往登州，与巡抚登莱都御史徐人龙共商海运粮草增援松锦。此前的三月，满洲皇太极筑义州城，驻扎屯田，使明朝在锦州、宁远不得耕种。明廷命薊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步骑十三万往援锦州，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八日(1641年9月22日)大战后，洪承畴困守松山。原本宁远的军饷都是用天津的船到登州，等到东南风的时候转运到天津，再候到西南风的时候转运到宁远。沈廷扬从登州直接输运到宁远，既省时日又省运费。

在一年的时间里，沈廷扬四次航行在黄海、渤海之间，接济辽西战事所需紧要的粮饷。他干这番事业完全是为明朝廷、为国家着想，主仆三四人奔波于海陆千里之间，却遭到一班同僚的排挤，要船没船，要粮无粮，还在暗里运动，欲排挤他调去山东内地。实际上是沈廷扬“忘家捐资，自食自费”办理海运，影响到一帮奸棍衙蠹互饱其腹的生财之道。一年多的自办海运，为国为君，力已不逮，再维持下去实在很艰难，且明军在山海关外败局已定，仅靠沈廷扬杯水车薪的海上运输，也无济于事。沈廷扬上《自陈罢黜疏》，请辞离职。回到京师，崇祯帝以沈廷扬援辽有功，加光禄寺少卿。

户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、总管漕运史可法于崇祯十五年(1642)二月上疏“欲广明年海运”，保荐沈廷扬行海运。崇祯下旨“着沈廷扬诣淮熟筹”，并加太仆寺正卿兼户部事，沈廷扬遂赴淮安督行海运，屯田泗水，与史可法协同配合，一力维持艰困的东南海运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)一月，李自成称帝西安，建号大顺，随之东征，势如破竹，京师粮储告匮。沈廷扬建言请以征调漕粮二十万石从海运济京师。此时的漕运总督右金都御史路振飞正在部署河防，团练乡兵，得到调粮檄文，即着手布置。等到粮船准备停当，启运北发的时候，得到三月十九日(4月25日)李自成进入北京，崇祯帝在煤山殉国的消息。大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矛盾下，在关外满洲铁蹄二十多年的摧残下，就在农民军摧枯拉朽的风暴里灭亡了！

1644年五月十五日(6月19日)福王朱由崧称帝南京，改次年年号弘光。诏命沈廷扬以原官督饷，馈江北诸军。沈廷扬上疏说：自有海船百艘，



沈廷扬运粮船队

招募水手，加以训练，可建一个二万人的水师。又有廷臣建言从海道出师北伐。沈廷扬得知后表示，如果采用这个建议，他愿意为前军。可惜这些奏文都如石沉大海，沈廷扬也难伸其志。是年八月，沈廷扬被要求运米十万石、银五万两饷吴三桂，以嘉奖吴三桂讨伐农民军有功。沈廷扬请止之，弘光帝不许。北上送到吴三桂，吴却不受。事实上，数月前吴三桂已献关降清，配合清兵剿灭农民军，无关对大明的忠心与否。

1645年春开始，清兵南下江淮。大敌当前，江北四镇仍争权夺利，彼此结怨，皆不以国事为重。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，坚决抵抗，而内有朝廷牵制，四镇又不听指挥。四镇之一淮安总兵刘泽清纵兵抢夺沈廷扬粮船，沈廷扬无处申诉。南京陷落后，沈廷扬遂遣散家财，率部下至舟山，依水陆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黄斌卿。六月，鲁王监国绍兴，授沈廷扬户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，总督浙直水师，令由海道窥三吴。不久，唐王称帝福州，改元隆武，授沈廷扬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，总督浙直水师。黄斌卿奉隆武正朔，与鲁王君臣多有不合。黄斌卿在舟山跋扈横行，兵士多不法，沈廷扬为定《履亩劝输法》，禁绝军士抄掠。

顺治四年(1647)四月，江南提督吴胜兆为苏松士绅说服反清，派人往舟山联络。黄斌卿不敢应，沈廷扬和都御史张煌言、给事中徐孚远、御史冯京第劝定西侯张名振与定约。双方约定：沈廷扬和鲁王方面的张煌言、张名振率领水师北上攻打松江，吴胜兆在城内接应。

沈廷扬与张名振率船百余号北上，四月十三日(5月17日)抵崇明和吴淞，遭清军福山营截击，且战且退至鹿苑，两军对垒，死以千计。四月十四日，飓风大作，许多船被击碎。总督军门沈廷扬不幸被捕，同时被捕的还有总兵蔡聪、赞画沈始元、游击蔡曜、戴启孟、施荣、翁彪、朱斌、刘金成、林澍等10名军官，另有兵士陈象等551人。聂宁东等18人为江阴营所捕。四月二十日(5月24日)，张名振弟张名斌及兵丁水手107人投降杨金营。另外，守备毕从义、陈邦定及兵丁薛宗成等70人被常州营捕获。沈廷扬北上策应吴胜兆的舟山水师全军覆没，船队被打散，又突遇飓风，船只被击碎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没有一样是合适的，“风波如此，此天意耶！”

江南提督吴胜兆于四月十六日(5月20日)夜三更发难，当堂杀防、刑二厅官，并传标下各官割辫子。部将岑应元被差领兵往吴淞，得知吴胜兆反情，率众返回，将吴胜兆擒获。此一由江南士绅动员联络舟山南明势力，发

起的反清武装斗争，遂告完全失败！

沈廷扬被捕，宁死不屈。而陆续被捕的639名兵丁水手，先于四月二十二日(5月26日)就义苏州。沈廷扬等12名南明官员先被解到苏州，受提督操江巡抚公审，后又被解往南京，洪承畴欲活之，沈廷扬痛骂说：“国恩深厚，义不忍生。”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七月初三(8月3日)，沈廷扬等12人就义于南京三山街淮清桥。沈廷扬死时，年53岁。

沈廷扬生在海商富家，衣食无忧，年轻时，扶贫济困，体现了他的桑梓情，这是他的侠义！他身处明末乱世，天下事一切皆不可为。但他仍想为国家、为老百姓做一些事，挽大明颓势，以捐纳得一武英殿中书职，后试行海运，以济辽西宁远之困，明亡而毁家纾难，直至兵败被俘，杀身以成仁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，这是他的大侠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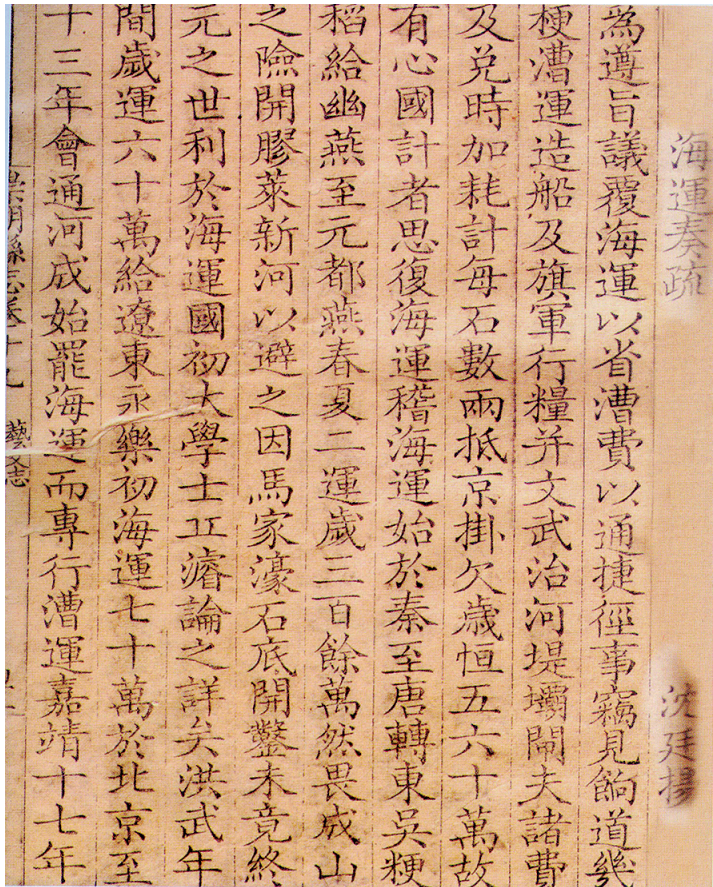
沈廷扬无子，被杀后，葬苏州虎丘东麓山塘五人墓之西，妾张氏庐于墓旁，为其守墓二十年。南明永历(1647)，追赠“户部尚书”。清乾隆四十年(1775)，赐谥“忠节”，令设祀忠义

祠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)，沈廷扬曾孙沈寿柏建祠堂于墓前。清嘉庆二十一年(1816)，知县陈文述为建“沈忠节公祠”于崇明学宫之西旧书院遗址。

南京国民政府列沈廷扬为“江苏乡贤”“我国之民族英雄”。1935年，国民党崇明县党部将七月二日定为沈廷扬纪念日。1937年四月，县内曾发起修筑“沈忠节公祠”筹募活动，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中辍。抗战时期，沈忠节公祠被敌寇破坏。胜利时，仅留前殿梁间“浩气常存”匾额，屋宇被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借为校舍，1948年学校总部迁往闵行，1949年下半年学校分部迁往烟台后，渐至废弃。

及至今日，崇明学宫之西侧已无处可觅沈忠节公祠，而苏州虎丘东麓五人墓西侧之沈廷扬墓祠基址也已派作他用，了无踪迹可寻。可叹世事沧桑，忠烈祠墓荡然！而沈廷扬于国家危亡之秋、民族存亡之际，所表现的舍小家、为大家，凛然赴死的精神，则将永存！

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



清乾隆《崇明县志》卷十九艺文志•海运奏疏书影